

##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西安）研習心得

肖楚楚 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西安雖身處西北，卻是久負盛名的“華夏寶庫”，承載了太多人遊歷長安、尋夢漢唐的歷史想象，直覺上並不算是“中國文化”的邊緣。只是對長期生活在東中部的大多數人來說，在對“西北風”豪邁、蒼涼、原始、野性的刻板印象之外，又不得不承認自己對西北特別是西安以西各地的陌生——在某種程度上，若以“現代”的眼光觀照，原始、野性本身便內含著“文明邊緣”之意，難怪此屆以“關中·外緣”為主題的研習營將大本營定在了西安。

有幸參加此屆研習營，一方面是滿足了我因諸多情誼而對西安種下的好奇與嚮往，另一方面也是讓我有機會在老師和學友的引領下，在文獻閱讀和田野考察的訓練中，不斷重審與反思自己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偏頗與陳見，正如王明珂老師在研習營第一講《文本、表徵與田野情境》中提醒我們的，要不斷去辨析文本表述與默示訊息中的深層含義，要意識到自己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見並不斷移動文化的凹凸鏡。

研習營邀請了諸多一流學者從歷史、文學、宗教、考古、藝術等不同面向開展專題演講，學員亦是來自不同高校不同專業的優秀博士和青年學者，故而能夠了解到不同學科進入同一問題的不同路徑，卻也在某些時候意識到學科間的“對話之難”。人文學科之間自然有共通之處，但研習營無論是導師演講及后的問答，還是晚間的小組討論，這種對話與交流絕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也不是淺層地停留在各人是如何理解同一個問題或者聽完老師演講有何收穫的層面，而是相互追問為何各人包括演講老師本身會有這樣的理解，又該去如何看待這種理解。正是因為有這樣深層次的期待，亦是因為學員間關注點的分散和專業背景的不同，於是每天晚上的小組討論都感覺緊鑼密鼓、時間不夠，難以從容地完成整個對話，對一些問題也缺乏足夠深入的探討。但即便如此也已受益匪淺，讓我深感對一個問題的關注絕不是單憑興趣了解個皮毛就夠了的，於是提醒自己要不斷求知求深，也為自己日後的學習研究推開了很多扇窗。

回想剛收到研習營研讀材料時也曾暗暗一笑，未加句讀的豎版繁體、史書碑文，與自己的現當代文學專業實在距離太遠，但老師們深入淺出的講解也是為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自己提供了一個良好示範，啟示自己如何去做一名至少是合格的教師和學者。從專業上來說，王德威老師對“西北文學”的闡釋，與賈平凹、季進、

胡曉真、湯擁華老師關於“西北文學”的對話，自然是直接觸發我在專業上的不少思考，但黃進興、焦南峰、李貞德等所有老師對自己專業的熱愛、憂患以及信手拈來、旁征博引的深厚功底，也確實一次次鞭策自己為學為人切不可偷懶懈怠。田野導師張侃教授也從始至終陪伴在我們小組身邊，引導我們開闊思路、深入討論，也是在張侃老師和組員的幫助下，第一次小小接觸了讀碑、錄碑和釋碑的學術功夫，在各處的考察之時，也親眼見識了“華南學派”的老師同學們對“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熱情。

田野考察安排了西安—寶雞—固原一線，遺憾往往在於時間緊張難以細細參觀，特別是幾處博物館，短短一兩個小時大家都是匆匆一覽。細細想來，田野一路最讓人興奮的應當是參觀姚河塬商周遺址的考古現場，這是非常難得的經歷；最顯得“悖謬”的則是岐山周公廟的遊覽——這個由後人將周公、姜嫄、後稷、郊媒、哪吒等各式信仰聚集在一起的“人造景觀”，居然連續兩晚成為小組討論的重點，無論是看古舊的碑刻還是當代的解說，大家都能從中找到非常有意思的建構和闡釋來開展討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謝研習營各主辦單位為大家提供了如此高水準的學習交流平台，也應特別感謝王鴻泰老師和會務組老師、同學的一路陪伴。十一天行程，從早到晚，學員即便只用專心於學習討論到後期都有些許精力不濟，而會務組不僅要參與到每一場的講授討論，還要安排我們的吃住出行，事無巨細，異常辛苦。老師們亦曾提到從某一屆開始就有停辦研習營的打算，因為實在是太辛苦了，這一屆也不例外，總有“這是最後一屆”的想法。但于我而言，真心希望如此高水平的研習營能繼續辦下去，私心也希望自己以後有幸能再參加一次，再經歷一次難忘的歷練和成長，收穫一段段難忘的友情。